

张海帆

著



天下贼术，皆出五行！

盗亦有道！

五 天 贼 王

5

身世谜团

与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《藏地密码》并称

（四）（大）（奇）（书）

天涯第一帖，单帖点击量90000万
掌阅畅销榜长期列居第一位

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奇盗术，
设计精巧的古老盗器，
匪夷所思的防盗术……一一登场，
一尊五行至尊圣王鼎意来清末江湖血雨腥风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身

世

谜

图



五大 贼王

5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大贼王. 5, 身世谜图 / 张海帆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207-0968-2

I. ①五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8063 号

五大贼王: 5 身世谜图

(WUDA ZEIWANG: 5 SHENSHI MITU)

作 者: 张海帆
责任编辑: 朱 然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
邮 编: 100028
印 刷: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
版 次: 201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1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: 19.5
字 数: 320 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5207-0968-2
定 价: 39.80 元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85924602 85924603



一 魂断梦醒	001	八 复国梦碎	147
二 土行绝地	016	九 再回奉天	179
三 十里纵横	035	十 夜盗封宝	212
四 圣鼎升宫	061	十一 逆血罗刹	243
五 火盗双脉	077	十二 认贼作父	260
六 五大贼王	097	十二 火邪少主	282
七 父子之危	128	十三 旧景现世	299

一、魂断梦醒



潘子、乔大、乔二三人被藤蔓缠在一块，抱成一团，身子夸张地扭着，彼此“勾搭”着，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。

火小邪来不及想这三人怎么弄成这副姿势的，举起猎炎刀，将潘子身上的藤蔓割断。藤蔓里流出的汁液尽管还是酸臭得很，但火小邪觉得并不如最初藤蔓袭来时，味道那般难忍。火小邪屏住呼吸，尽快切断藤蔓。

花了些许时间，潘子、乔大、乔二三人滚落在地，散了开来，潘子直翻白眼，嘴里噗噗地喷了几声，看样子也活了过来。

火小邪捏住潘子嘴巴，啪啪抽了两个耳光，骂道：“潘子，醒醒！”

潘子脸上抽搐了一阵，眼珠子总算归于原位，他一见火小邪，立即奋力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叫道：“哎呀我的娘！我没死啊！我们不在阎王殿吧！×××，为什么动不了？”

火小邪冷冷说道：“慢慢就能好。”

火小邪又去扇了乔大、乔二几记耳光，把这两人也打醒过来。

乔大眼睛还没睁开，就嚷道：“老子还是一条好汉！”

乔二看着火小邪，吐着舌头，说话不清不楚：“火师傅，我们都活着啊，该死的藤子。”

火小邪看了三人一眼，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们静躺休息，能站起来了，就过来帮我！”

火小邪这番用劲，觉得身体灵活了许多，尽管达不到平时的程度，但跑跳坐卧已经不是问题。

火小邪先跑回八个石壶中央，辨明了方位，就去寻找林婉。这藤海来的时候密不透风，这时已稀疏了许多，目力所及藤海四五步远，许多较为粗大的藤蔓已经枯萎，用手一拉即断。

火小邪没花多少时间，便在石壶外围的十步开外找到了林婉。林婉双手捧在胸前，紧闭双眼，看着只像睡了过去。火小邪回想起他在幻境中见到的几幕场景，脸红了红，对林婉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感情。

火小邪割开林婉身上的藤蔓，将林婉放下，抱在怀中，低念道：“林婉，能听见吗？”

林婉微微眨了眨眼睛，慢慢睁开，一见到眼前的人是火小邪，目光微微一躲，柔声道：“你救了我。”

火小邪说道：“你有药能缓解身体的麻木吗？”

林婉说道：“我们中的是木婪的毒，这个毒很奇怪……我没有解药，只能靠体质慢慢化解……火小邪，你赶快去救其他人，我没事的。”

火小邪沉声应了，暂把林婉放在平坦处，又跳出去寻找其他人。

不用一会儿，火小邪便找到了水媚儿。水媚儿平躺在一堆藤蔓之中，呼吸均匀，眼睛微闭，只像是睡着了。

火小邪举刀切割藤蔓，才割了一下，就见水媚儿全身一颤，竟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随即挣扎起来：“啊！我在哪里？怎么回事？”

火小邪觉得奇怪，怎么水媚儿这副神态，毫无其他人那种身体麻痹的症状，如同刚被人惊醒一般。

火小邪还来不及说话，就见水媚儿袖中滑出两把尖刀，嚓嚓嚓地自行切断紧缠在身上的藤蔓，身子一滑，如同一条游鱼似的挣脱开来。双目圆睁，持刀严阵以待，四下观望。

水媚儿如同没事人一般，倒让火小邪哭笑不得，让开了一步，说道：“水媚儿，你没事吗？”

水媚儿见是火小邪，这才放松了一丝警惕，连珠炮一般问道：“火小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瘴气袭来的时候我昏眩过去，怎么又会被藤蔓缠住？这是哪里？其他人呢？你怎么看着行动不便？”

火小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好说道：“说来话长！水媚儿，如果你身体没有什么不适，和我一起赶快去救其他人吧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”说着转身就走。

水媚儿眨了眨眼睛，颇为疑惑，但也没有再追问，随着火小邪行去。

有身体无恙的水媚儿助阵，很快便找到田问。田问很可能一直在挣扎，全身藤蔓缠了一层又一层，厚达三尺，真正捆成了一个粽子，连眼睛都看不到。若不是露出一只持着怪异挖掘工具的手，还真是看不出里面缠着一个人。

水媚儿双刀齐上，火小邪相助，费了好一番工夫，才把田问解开，拖了出来。田问双目紧闭，板着一张脸，气息微弱，一副昏死过去还不服气的样子。火小邪不住喊叫抽打，田问也不见醒，看来他一直与藤蔓鏖战到体力尽失，故而中毒最深。

火小邪、水媚儿将田问放下，火小邪还要去找张四爷他们，水媚儿一听，有些不悦道：“张四那帮人死了就死了，你救他们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？”

火小邪冷冷地瞟了水媚儿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狠得下心，但我不行，你不救，我救！”说着，火小邪便径直寻找下去。

水媚儿轻叹一声，还是起身追着火小邪去了。

张四爷、周先生等一众钩子兵，全部被藤蔓捆在一个方位上，一片“林子”里，横七竖八到处都是。

火小邪眼尖，一眼就看到张四爷、周先生分隔两处。火小邪见水媚儿跟上，也不与水媚儿客气，只是指了指另一边的周先生，说道：“水媚儿，你去那边救周先生下来。我来救张四爷！”

火小邪解开张四爷，唤了几声，不见张四爷醒。火小邪摸了摸张四爷的

脉搏，虽然微弱，却很平稳，远不至死。火小邪暂不管张四爷醒不醒，顺手继续救钩子兵。

火小邪救下三人时，水媚儿手快，已经把其他人全部救下。有数个体质强健的钩子兵，已经醒了过来，睁着眼看向火小邪、水媚儿，满脸感激之情，嘴巴不住蠕动，低声道谢。

火小邪、水媚儿救下所有钩子兵，正想离去，只听到潘子在不远处号啕大哭：“黑风，你怎么了，你怎么死了！黑风啊！呜啊啊啊啊！你怎么舍得丢下你爹走了啊！”

潘子一哭，乔大、乔二两人难听的号哭声也传来，哭得比破锣声还难听。

水媚儿一愣，说道：“黑风死了？”

火小邪鼻子发酸，强忍着眼泪不流下来，颤声道：“是黑风救了我们！它咬断我身上的藤蔓，让我清醒过来，而它却吃了太多藤蔓中的毒液，毒发……”

火小邪说不下去，快步向潘子哭喊的方向上赶去。

潘子依旧哭喊着大叫：“火小邪，你在哪儿？黑风死了！黑风死了！你快来啊！我可怜的黑风啊！”

一番忙乱过后，火小邪、水媚儿、潘子、乔大、乔二、林婉、田问再度聚齐在八壶中央，或坐或立。黑风的尸身摆在众人中间，静静安躺，好像随时都会翻身而起，再与大家追打嬉闹一般。八壶中央，地面上密布着厚达两尺的枯藤，上方则被藤海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空洞，人待在里面，就如同坐在一间藤屋里。

潘子跪在黑风身旁，眼睛肿成一个桃子似的，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。乔大、乔二跪在潘子身旁，垂头肃穆，暗自神伤。火小邪蹲在潘子一侧，不住地安慰着潘子，眼睛也是哭得通红。

林婉盘坐在地，脸上挂着泪痕，不胜忧伤。田问躺在地上，动弹不得，只是歪着头，睁着眼睛，看着黑风的方向，满眼皆是惋惜。

只有水媚儿肃立一旁，虽说面无表情，但眼角也现出泪光。

另一旁几个苏醒过来的钩子兵，正艰难地把张四爷、周先生拖进石壶内。张四爷仍然昏迷，周先生已经醒了，他们都知道黑风已死，但自顾不暇，无人敢这时问上半句。

林婉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没想到是黑风救了大家……一定是木槩操纵的毒藤，没有让黑风昏迷多久，黑风第一个醒来，它咬断毒藤，挣脱开来，这才救醒了火小邪。唉……”

水媚儿刚才已经听林婉说了发生的一切，心有余悸道：“林婉妹妹，我怎么一点中毒的反应都没有？你们却都身体麻痹？”

林婉低声道：“木槩的毒性我暂时搞不清楚，但这种毒肯定属于太虚幻毒的一种，也是一种焚心毒，水媚儿你心智有别于我们，木槩袭来时又昏迷不醒，毫无意识，可能这是你安然无恙的原因。”

水媚儿紧锁的眉头展开，现出一副平时的妩媚神态，娇笑道：“哦！我的心智与你们不同吗？嘻嘻，可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啊。林婉妹妹，我应该是侥幸而已吧。”

林婉似是而非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扭过头不再看水媚儿。

火小邪抹了一把脸，重重地长喘一声，问道：“我们现在安全了吗？木槩会不会再来？我再也不想看到谁死了。”

林婉四下看了几眼，黯然道：“青蔓桡虚官主脉可能抵挡住了木槩，将木槩逼退，木槩会不会回来，我很难判断。见过木槩发作的人都死了，我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打开地宫出口的药剂，可我现在味觉、嗅觉都已失常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够恢复。”

“还要来……”火小邪难受道，却再也说不出话。

可火小邪看着林婉的面孔，昏迷时在脑海中闪现的记忆骤然涌现，不禁问道：“林婉，我有个问题问你。”

“请讲。”林婉看着火小邪。

“你们被藤蔓缠住的时候有看到自己一生的记忆片断闪现吗？有些记忆，我从来都不记得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林婉微微一愣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看到什么了？”

林婉表情的细微变化，让火小邪分毫不差地看在眼里，他虽然很想说出遗失的记忆里，林婉给自己下人饵的事情，以证真伪，可心绪翻滚，林婉和木王的父女亲情同样难以挥去。

火小邪轻笑一声，无所谓地说道：“都是些荒诞不经的东西，你一问，我回想一下，反而不知该怎么说了。看来不会是真的，就和梦一样。”

水媚儿在一旁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说道：“火小邪，我被你救醒之前，也在做梦，但都是真的，全是我的记忆。包括我在奉天第一次见到你，我装神弄鬼把你引到林子里，还和水妖儿打了一架。”

这边潘子终于从悲痛中略有缓解，听火小邪与林婉对话，抽了抽鼻子，接在水媚儿后面说道：“火小邪、林婉、水媚儿，其实我也梦到了一些从来不记得的事情，似乎是很小的时候，我被人从一驾马车上抱下来，放在路边。有一个看着挺亲切的男人，给了我一包吃的，让我留着慢慢吃，就坐着马车走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路边等了他很久很久很久，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这才开始流浪。”

潘子扭头对乔大、乔二问道：“你们呢？”

乔大说道：“火师父、潘师父，我的确梦到我的一生了，和看洋画片似的，但没有啥新鲜的。”

乔二尖声道：“大西瓜说得不对，我就梦到小时候他个头和我一样，两人抢吃的，我被这大西瓜一巴掌推到悬崖下，要不是有师父来救我，差点就死了！从此我就不长个了！”

乔大一把抱住乔二，脸红得像猴子屁股似的，嚷嚷道：“二子，你一定是病了，你在说胡话呢。”

乔二使劲撑着乔大的脸，骂道：“大西瓜，那你的脸怎么那么红！你是不是记得这件事？”

乔大面红耳赤，颠三倒四地说道：“那是啥事，怎么会的啊？可能会啊？”

这两人顿时闹将起来，吵成一团。潘子双拳齐上，一人脑门上给了一记闷锅，才将他们止住。

水媚儿隐隐一笑，对火小邪说道：“火小邪，你说吧，没准是真的呢。”

火小邪一撇嘴，说道：“其实没什么，我梦见我被人砍死了，掉进瀑布中了。而我现在活蹦乱跳的，所以我梦见的一定是假的，呵呵。”

水媚儿眼睛睁得滚圆，一副不信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对不对，你说的肯定是假话。”

火小邪已经打定了主意，不说出自己准确的梦境，正想瞎编几句废话把水媚儿打发掉，就听见张四爷那边有人歇斯底里地狂喊：“周娇！周娇！我的妻子！我的爱妻！你别走！别走！等等我！我求求你！你不能丢下我！”

这一通喊，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，只见张四爷坐直了身子，双眼发直，双手在空中乱抓，又蹬又踹，形如疯癫，张着大嘴狂叫不止。周先生和几个钩子兵死死按住张四爷，不让他站起身。

周先生死死压住张四爷的头顶穴位，费力地叫道：“张四爷！冷静一点！求你冷静一点！”

张四爷大吼一声，竟如同一头猛兽一般挣脱了周先生和钩子兵，一跳老高，大吼着：“娇儿！是我不对，求你不要离开我！”

张四爷跳起来，一双混沌的眼睛一扫，目光竟落在水媚儿身上。张四爷神色一悲，顿时泪流满面，哇哇哇痛哭嘶嚎着娇儿，疯了一样向着水媚儿冲来。

火小邪这边一看，张四爷张牙舞爪地冲过来，暂不论他是何目的，总不能由着他来。

火小邪上前一步，就要拦住张四爷，张四爷力大无穷，双臂一挥，大骂着：“闪开！”斗大的拳头，就向火小邪砸来。

火小邪虽说能活动，但灵活程度远远没到平时的程度，本想躲过，但身子不听使唤，迟了一迟，只得硬架了一招。岂知张四爷此时力大无穷，就这么一下，便把火小邪砸得歪向一边，扑通跌倒。

潘子、乔大、乔二三个人也按捺不住，纷纷扑上来阻止，以为凭三人之力，应该能按下张四爷。可张四爷双臂毫无章法地乱挥，舞得和车轮似的，潘子、乔大、乔二根本奈何不了张四爷，一个个均被砸向一边。眼看着张四爷已经奔到水媚儿面前。

水媚儿尖声道：“你们都不要拦着张四！让他过来！他奈何不了我！”

众人忘了，水媚儿没有受木螫毒气影响，和平时别无二致。她要避过张四爷，根本不是问题。眼见着张四爷就要抱住水媚儿，水媚儿身子一闪，刺溜一下跳开一边，让张四爷扑了个空。

水媚儿娇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张四爷，你跟我很熟吗？怎么能见到我就想搂抱？”

张四爷恍然听不见，继续追赶水媚儿，口中狂呼：“娇儿，你不要走。你听我说！”

水媚儿动如脱兔，根本不让张四爷近身，边逃边笑道：“张四爷，我叫媚儿，不叫娇儿。你是认错了人，还是我和那个娇儿长得像啊？”

张四爷根本不回答，自顾自地边追边呼喊：“娇儿，娇儿！”

周先生捶胸顿足哭喊道：“这位姑娘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张四爷他疯了，他已经疯了啊！”

水媚儿边躲边问周先生：“周先生啊，大家都没有疯，张四爷怎么就疯了？”

周先生垂泪道：“张四爷本来就得了失心疯，不时发作，结果在梦境中再度看到一些不堪承受的记忆，承受不住，故而完全疯了啊！”

水媚儿喝道：“周先生，娇儿是谁？”

周先生说道：“是张四爷死去的妻子！我的女儿！”周先生说罢，伏地痛哭起来。

“是么？”水媚儿略略一滞，再不逃走，张四爷狂喊着冲上来，就要抱住水媚儿。水媚儿哪会让张四爷抱住，身子滴溜溜一转，已经避到张四爷背后，反手一掌，切中张四爷脑后，把张四爷打得一个趔趄，身子直冲向前，脑袋“咚”的一声撞在石壶上，头破血流，瘫倒在地。张四爷嘴里喃喃细语，不住傻笑，那模样和疯子别无二致。

水媚儿见张四爷还活着，暂不管他，问周先生道：“周先生，我和我的女儿长得很像？”

周先生让钩子兵们扶着，双眼无神地说道：“像，是有点像，刚才你静

静站在一边说话的时候，的确很像我的女儿周娇。”

水媚儿低声道：“周先生，那周娇是怎么死的呢？居然让张四爷发疯了？”

周先生再次垂泪道：“这位姑娘，求你不要问了，这段记忆，我真的不愿回想。姑娘，我知道是你和火小邪救下我们众人，不计较我们在后面穷追不舍的恶念，这番恩情，我们永世不忘，但求姑娘不要再问了。我们会把张四爷绑起来，再不打扰姑娘了，请姑娘原谅他吧。”

“哦！”水媚儿低吟一声，便不再问了，缓步走到张四爷身前，默默打量。

张四爷满脸鲜血，伸出手指着水媚儿，傻笑道：“娇儿，你回来了。”说着费力地爬起来，又想去搂抱水媚儿。

水媚儿躲了一下，站在石壶边，隔着石壶望着张四爷，换了一副哀怨的腔调，低声道：“是我回来了。”

张四爷扶着石壶，勉强站起，一低头，正看到石壶中黝黑的水面映出水媚儿的身影。张四爷一下子愣住了，抱住石壶，盯着水面，呆若木鸡，突然歇斯底里地叫道：“镜子！镜子！玲珑镜！我终于找到了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娇儿正在镜子里！娇儿！娇儿！”

水媚儿看了一眼石壶中自己的影像，依旧用哀怨的口吻说道：“张四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”

张四爷抖擞了精神，眼睛放光，竟恢复了一丝常态。这个钢铁般的男人，虽说狼狈，却是一脸的柔情，轻声道：“娇儿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，我舍了奉天的家业，带着钩子兵重出江湖，历经千辛万苦，踏破万水千山，只为追回你的那面玲珑镜。娇儿啊，你知道吗？玲珑镜在别人看来，不值一文，但在我心里，却有如性命一般珍贵，我守着玲珑镜，就像守在你身边一样。娇儿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，无时无刻都在想你，想得我心都痴了，魂都乱了，生不如死，像个活着的死人一样，一天天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娇儿啊，这都是我应受的惩罚啊！娇儿啊，你听到了吗？”

水媚儿低声道：“听到了……”

张四爷看着水面中的水媚儿，继续说道：“娇儿，你爱那个神秘人，还生下了他的孩子，我生气，我妒忌，我难受，尽管我以前娶你的时候，说过

我不在乎，只要你心里有我一席之地就可以，但事到临头，我还是受不了，你能明白我吗？我爱你爱得已经发疯了。我对你说了狠话，骂你，要你离开我，这都不是我的真心，我只是一时失态，激怒之下脱口而出，没想到会伤害到你，会让你如此伤心，如此绝望，竟要离我而去，自寻短见，将我孤零零地抛在这个世界上，忍受无边的痛苦和折磨。娇儿啊，你好狠心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可是，这一切都不怪你，都怪我啊，都怪我啊！”

张四爷回头向周先生一望，继续叫道：“师父！求你原谅我吧！师父！都怪我啊！”

张四爷捂住脑袋，嘶嘶低吼，嗓子里“咕噜咕噜”一响，“噗”地一大口鲜血直喷而出，尽数洒在石壶中。张四爷“啊”的一声叫：“娇儿，我这就来陪你了！”双眼一翻，仰头望着天际，一声长叹，随即身子一软，跪倒在地，脑袋靠在石壶边缘，脸上挂着一丝笑意，魂飞魄散。

事发突然，周先生连滚带爬地赶到张四爷身边，一把将张四爷抱住，惨声道：“徒儿！徒儿！徒儿啊！我已经不怪你了啊，你不能丢下为师，就这么走了啊！”

张四爷身子已经僵硬，半睁着眼睛，再也回答不了周先生了。

水媚儿走到周先生身边，蹲下身子，抚上张四爷的眼睛，默然道：“周先生，节哀。”

钩子兵们哗哗拥上来，在张四爷身边跪了一地，一众七尺男儿，皆是无声地痛哭不止。

水媚儿不便在此，起身默默离去，回到火小邪这边。

水媚儿冲火小邪低声说道：“张四死了……死得很平静……他把他多年的苦闷说出来了……我也总算弄明白了一些事情。”

火小邪、潘子等人无不唏嘘，人死为大，张四爷就算以前做过不对的事情，也随着他魂飞天外，一笔勾销了吧。

火小邪沉痛地低哼一声：“张四爷也是个苦命人……”

虽说火小邪这边人等，和张四爷、周先生他们是敌非友，但亲耳听张四爷临死前一吐衷肠，也感叹张四爷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，值得敬佩。

众人久久沉默，只听得周先生、钩子兵们低低哭泣。

半晌过后，林婉才颇为不安地说道：“刚才张四爷是不是把满口鲜血吐到石壶中了？”

水媚儿一听，立即答道：“是！怎么了？”

林婉愁道：“按理说，这么一大口血吐进石壶，无论成效如何，青蔓桡虚宫八壶药阵该发动了才是！难道主脉已经被木婴压制住了？不好，我去取点石壶里的药水出来！”

林婉快步跃出，就要向石壶跑去，可刚跑了几步，整个地宫突然间剧烈地震动起来，幅度之大，根本让人无法站稳。

火小邪匍匐在地，大叫道：“不好！难道木婴冲进来了？”

周先生、钩子兵们见状，抱紧了张四爷的尸身，皆是大惊。

在场众人无不明白，若是木婴操纵着藤蔓再冲进来，以各人现在的状态，连反抗之力都没有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林婉指着上空，惊叫道：“木婴进来了！”

火小邪他们一抬头，只见头顶上密密匝匝，难辨厚度的藤蔓中，一团不大的光芒正在慢慢移动，不断闪烁，看着随时都要熄灭似的。这团光芒靠近了下方，“腾”地暴涨了一倍，“嚤嚤嚤”的声音立即发出，而且体积在持续扩大。

大家躲无可躲，避无可避，只能暗念佛号，苦等着这团光芒降下，死便死了。

林婉哀叹道：“见过木婴发作的人，都会死，我们避过了初一，还是避不过十五！青蔓桡虚宫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刚才一口鲜血吐进去，你毫无动静啊！”

林婉心中一片灰暗，枯坐在地，她已是无计可施。

就在光芒从藤蔓中渗透出来，一点点向下降来的时候，只听“扑通扑通”“噗噗噗噗”连声水响，声音似乎是从石壶中发出来的。

火小邪扭头一看，正见到张四爷丧命的那个石壶，水花翻腾，如同被煮

沸了一样，随即“噗”的一声巨响，一道水柱冲天激起。

这个石壶中的水柱激起，另外七个石壶也“噗噗噗噗”作响，先后七道水柱喷出。

这八道水柱喷出，整个地宫顿时一片大亮，好像有无数灯笼点亮似的，这种亮度一下子盖住了木簪的光芒。

木簪呜呜声一变，竟变成了女子的厉声惨呼“呀——呀——呀——呀呀呀呀——”，瞬间变小了一半，缩回藤蔓中，如同一只发狂的耗子，在藤蔓间东奔西窜，将大片藤蔓纷纷震落，如同下了一阵藤雨。

藤蔓掉落下来，露出上方天空，只见漫天白絮飞舞，从天而降，好似鹅毛大雪纷纷飘落。木簪的光芒四处逃窜，就是逃不出去，眼看着“呀呀呀”的惨叫声慢慢衰弱，木簪的光芒越来越小，最后只有拳头大小，飘在空中，让无数白絮围住，“啪”的一声发出巨大的闷响，消失不见。

这片空地四周的藤海随着白絮的降下，尽数枯萎垮塌，坠落地面，恢复了青蔓桡虚宫主脉空间原状。

火小邪眼见着木簪消失，又是“漫天飘雪”，大惑不解，纷纷向林婉看来。

林婉举着手，接住白絮，眼角垂泪，说道：“青蔓桡虚宫死了！它和木簪同归于尽了。”

林婉说话间，又听见墙壁上猎猎作响，墙壁上的一片裂山根舒展，露出了一个洞口，洞口中发出柔和的青色光芒。这回丝毫没有喷出毒瘴的迹象，应是正确的出口了。

林婉掩面哭道：“青蔓桡虚宫死了，它死了，原来张四爷的痴情瘀血，竟是打开出口的药方！这口情人血，竟能唤起裂山根的斗志，不受木簪俘获，以死相争，同归于尽。”

火小邪看着漫天飘舞的洁白木絮，真是美轮美奂，恍如仙境，一个生命的消失，竟能造就如此让人赞叹、感怀的美景。

火小邪想道：“张四爷竟用自己的性命唤醒了青蔓桡虚宫，而青蔓桡虚宫又用生命救了我们。这是天意吗？”

满天白色的哀伤，白色的希望，白色的喜悦，白色的逝去，如此自由，

如此随意，如此洒脱……

白絮慢慢飘落，很快在地面上积了厚厚一层，偌大的一个青蔓桡虚宫主脉空间，银装素裹，显得十分平和安静。

所有人心中一缓，都知道现在是真正的安全了。

林婉虽然伤心青蔓桡虚宫死去，但出口已开，她更加明白尽快离开这里才是要紧事。所以林婉止住哭啼，默默起身去查看出口的情况。火小邪见林婉要走，不由自主地也跟了过去，潘子随即尾随而来，三人渐行渐远。

周先生收了张四爷尸身，替张四抹去脸上的血痕，整理张四爷的遗物。周先生伸出手，含泪探入张四爷的怀中，要将他遗物取出放好，可他摸了一摸，突然手上一顿，慢慢地从张四爷怀中抽出一面铜镜。

周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分明就是张四爷苦苦追寻的玲珑镜！怎么，怎么会在张四爷怀里？

周先生无论如何不信，略一回想张四爷死前的情景，立即抬头看向水媚儿。

水媚儿也正看着周先生，眼睛似有千言万语要说，这种眼神将周先生压得一滞，问不出话。周先生心里明白，这面玲珑镜一定是水媚儿不知什么时候放入张四爷怀中的，他们苦苦找了玲珑镜这些年，最终竟是这样找回。

周先生暗念一声：“罢了罢了！徒儿含笑死了，玲珑镜也物归原主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还有什么可做的，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吧！”

周先生飞快地将玲珑镜塞回张四爷的怀中，向水媚儿默默点了点头，并不声张，飞快地将张四爷尸身打点好。

周先生身边的钩渐，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周先生，张四爷怀中的是玲珑镜吗？怎么回事啊？”

周先生低声道：“是！是玲珑镜！张四爷的心愿已经了了，我们不要再做纠缠了。”

钩渐追问道：“是那个女子偷偷放回张四爷怀中的吗？她就是偷镜子的人？都是她害死了张四爷！”